

商战职场

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。生命与金钱的抗争，尊严与权势的较量，法律与暗箱的对峙，智慧与阴谋的相持。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健全之处，剖析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，曝光了医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，深层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存在的诸多弊端。



鲁西军掌握了不小的财权

小白化了最时尚的妆。鲁西军横她一眼，代理拿下你赶紧跑商业跑医院呀，这药挣个百八十万没问题，那二十万得拿回来。小白沉下脸，你给我的钱还要拿回去？鲁西军说，你唱歌呀，那二十万是公款，我担多大风险呀，偷只鸡养几天让你白落筐鸡蛋就完了，连鸡也要留下？小白脸青了。最听不得鸡这字，留下怎么了？我没皮没脸没名分地跟了你，留下只鸡怎么了？你觉得我赚了让你老婆跟我换！鲁西军啪地摔了筷子，别他妈给脸上头！

财务送来回款明细。王萃透着喜气。鲁西军接过来，新娘子，没度蜜月委屈吧？回头我让杨鑫革给你补上。王萃说，多谢鲁大科长。杨鑫革把财务副科长王萃追到手。这小子不简单。鲁西军核查回款记录。脑子里灵光一现，几乎跳起来。财务报表上的明细是商业回款，公对公。不同银行间转账手续繁复导致回款时间被拖延经常发生，每笔回款都在传真过来的单据上标注3至5天后到账。而现金交易无法显示在银行记录上，由财务科根据交款日期金额及对应的合同登记。以前是业务员操作，结果问题层出不穷。鲁西军上任把这部分权力归到自己手里，局面明朗许多。这些年麻黄素需求量骤然大，鲁西军悄悄试过，在旺季时截留部分现金回款填补淡季时的回款不足。没人发现。鲁西军去银行，所有交易记录打印出来，密密麻麻一张纸。

自鲁西军主管业务，公司上层支持力度很到位。地州县药品计划被鲁西军牢牢控制到省医药公司，总经理单从民对他的倚重更不掩饰。以前业务部在公司像孙子，辛辛苦苦签来合同，迟迟不能入电脑，医院出计划提不上货；业务员拿回款凭证让查账核算返利，财务今天明天地搪塞。鲁西军上任第一把火就点到财务科，都给我听好，没有老子业务部撇着屁股跑销售要回款，你们早喝西北风去了，还能在这儿老娘似的掐着手指点票子？逼得老子撂挑子都他妈下岗！总经理单从民发话，整顿财务科。鲁西军主抓业务半年，库房、储运、回款、返利……涉及业务范围基本他说了算。财务科两个头儿全撸了，新换科长乐得清静，鲁西军就掌握了不小的财权。

省医科大学校园异样的安静。导员见王水进来赶紧把桌上东西塞进抽屉。他说，你和李一、肖元元去医学院实习，表现都很好。可是……王水的心一沉。医学院只要两人。李一和肖元元。实习时王水很高兴。一直以来不成文的规定：在哪儿实习就在哪儿分配。李一的爸爸是市里头头儿，肖元元是妩媚的女生，王水算啥？都说导员不好，在紧要关头，他对王水这乡下小子网开一面了？原来这些不是空穴来风。王水原以为凭各科成绩有得竞争，现实证明他错了。王水敢肯定，推荐信上一定没有他的名字。家里来信，对王水毕业后咋办特关心，叫他争取留城，如果不行，在女同学里找个家有势力的……爹妈怎么知道，他们了不起的儿子在这座都市什么都不是。家有势力的女同学，怕是眼睛都不愿意瞄他一下。

王水想成为出色的医生，让老实巴交的爹娘扬眉吐气。年年拿奖学金。王水想，以他的成绩和为人分到一所好医院应该不难。再想这一切，简直是命运莫大的嘲讽，他匆匆离开教室。听说有个县医院没人去。王水决定问问。上班一个月后王水明白为什么没人愿意去。其实是个乡镇卫生所，距县城十几里路。卫生所不大，设备陈旧破败，药品稀缺贫乏。在给家人的信中，王水说一切都好。王水总做梦，不止一次地梦到读大学的那座城市。

因为亲戚是乡领导，兽医老邱成了王水的领导。有人捎话说学校让王水办理迁户手续。落户到这心有不甘，王水想拖一拖。知道乡里每年给卫生所定额拨款购买药品和设备，王水决定问问。他和老邱吵一架。老邱老婆再三邀请王水去家吃饭。护眼灯，频谱治疗仪堂而皇之摆在家里。老邱老婆说更年期快到了，老邱买来雌激素说能推迟，可她用了以后感觉怪怪的。王水告诉她，延缓或推迟更年期都是一厢情愿，建议她服用六味地黄丸或加味逍遥丸。老邱老婆说老邱去买大太口服液了。老邱回来看到王水一惊，把手里东西塞到屋里。饭桌上老邱暗示王水，有他的就不会没他的。跟着出事了。山子媳妇结婚六年才怀孕，扬了几下场有先兆流产迹象，一支黄体酮就能解决问题，卫生所没有。再去县医院，晚了。山子哭得嗷嗷的。王水冲老邱，我操你妈。第二天，乡文书找王水，说有人反映王水不尊重老同志。王水把在老邱家看到听到的一股脑倒出来。忽然发现乡文书喝水的玻璃瓶上蜂王浆字样。王水知道，他完了。

女性情感

该书讲述了三十个民国知名女子的人生故事。在追忆民国女子的故事中，作者以女性独特的细腻感，反复品读女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感情，女人的一生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从而使该书具有相当的震撼性。

张幼仪与朱安被弃后的不同结局

张幼仪与朱安的遭遇有些类似。都是包办婚姻，嫁给写字的人。一个嫁的是一代文豪鲁迅，另一个嫁给著名诗人徐志摩。他们对她们都不好，鲁迅一生都没有与朱安圆房，徐志摩与张幼仪性生活，是为传宗接代。

张幼仪给徐志摩生了孩子，被弃的遭遇依然没有改变。徐志摩就是不喜欢她，无论她怎么努力。于是，张幼仪放弃了这段不幸的婚姻。其实，她也可以不放弃的，比如她可以不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，也可以在签字后，在徐志摩父母的撑腰下反悔。她却并没有如此。她是不愿做那把秋天的扇子，忍受不爱的凌迟。放弃得有些艰难，在那样一个年代，顶着离婚被众人非议的压力，带着年幼的孩子重新开始。

按说，离婚了，张幼仪完全可以拍拍手，与徐家自此无关。却没有。她心里还是有情有爱的。在公婆要求收她为寄女时，她答应了。想想徐志摩的父母也是够难为张幼仪了。张幼仪受公婆，无非是因为他们是徐志摩的父母，现在连婚姻都没有了，还要扯上这层关系，让她在旧情旧景中，暗自伤心。

好在，张幼仪是个有文化的女子，自幼就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又有不错的家庭背景，所以她明白该怎样调整自己。她继续读书，完善自己，在1926年返国后，去东吴大学教德文，后来又转战商界，成为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，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。

这期间，徐志摩没追上林徽因，却与小曼完了婚。张幼仪并没有在这些情爱悲伤中沉沦，她在用行动证明离婚并不可怕，比离婚更可怕的是做那把秋天的扇子，毫无用处。

朱安呢，却当了一辈子秋天的扇子。朱安是小脚，知道鲁迅喜欢大脚，在新婚时，穿了一双大鞋，给鞋子里塞了棉花，谁知下轿时，鞋子滑掉，让鲁迅很是讥讽。

鲁迅讥讽朱安的小脚，讥讽朱安不识字，讥讽朱安长得难看。朱安心里难过，却还是满怀希望地做着蜗牛，她吃力地往上爬，想着总有一天大先生能明白她的好，接纳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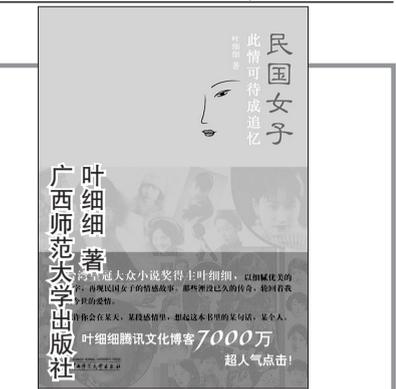
在朱安的思想意识里，嫁了鲁迅，这辈子就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，鲁迅的立场就是她的立场。就连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反目，朱安也记在心里，在鲁迅死后，她宁愿挨饿，也不受周作人的接济。她的这些想法与张幼仪是不同的，张幼仪爱徐志摩，却不想失去自己。

不同的思想，导致了她们相似的命运不同的结局。朱安后来已不是爱鲁迅，而是讨好和巴结，在鲁迅的冷淡里，她依然展现着自己的韧劲儿，努力把大先生往自己身边拉。

1919年，鲁迅在北京买下一处院子，接母亲同住，问朱安愿意不愿意过来。如果朱安想结束这种守活寡的生活，不再跟过来，鲁迅也是愿意的。然而，朱安非常乐意跟过来。

鲁迅对朱安采取的态度是，当她不存在。他内心为这桩不爱的婚姻痛苦万分，却不说离婚。他明白，对于一个大字不识的女人来说，抛弃她就等于把她往死路上赶。

朱安要跟过来，鲁迅只能接纳她。最可怜的是朱安，还以为与大先生有了与她在意的意思，晚上铺好床被，等鲁迅同睡。哪想，鲁迅看到铺好的床被，心头的火一股脑涌出来，他掀掉被子，闹着要把床拆了。朱安明白了，大先生并没有要与她同床的意思。她委屈着，依然讨好着他。那以后，鲁迅与她分床，不穿她补的衣服。但



是在朱安生病时，他还是带她去看病。

无疑，鲁迅这种做法是残忍的。如果对朱安坏到底，朱安也就死了心。可是他内心偶尔的不忍，比如不休妻，让朱安搬来同住，她生病的时候带她看病，无疑让朱安觉得大先生对她还是仁慈的。

这种仁慈，让她看见了希望，为了那个希望她宁愿讨好他。

于是，在鲁迅说有一种糕点好吃时，朱安马上接口说她也吃过，是很好吃。本来是想讨鲁迅高兴，却哪知，这种糕点是鲁迅在日本吃的，朱安见都没见过。

在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，朱安非常难过，终于死了心。就这样，她依然没有想过离开鲁迅。这年朱安已50岁，一个年老的女人，长得不好看，也没文化，年轻时没有想过离开鲁迅，到年龄大时更不可能了。她没有张幼仪的智慧和勇气，也没有孩子寄托，此路不通，她只能在没有希望后，依然留在周家照顾婆婆。

朱安说的最伤心的一句话是，她是鲁迅的遗物。跟了鲁迅一辈子，没有享受过正常女人该有的生活，孩子也没有。她只有一个名分。她与鲁迅的书稿一样，毫无生命，只是鲁迅先生的遗物。

相比朱安，张幼仪是不幸里的幸运者，离开徐志摩后，她找回了自己，事业成功，在54岁时，再嫁给一个姓苏的医生，苏医生对她很好，给了她温暖的后半生。

娱乐时尚

书中细述了沈星从珠海到北京，继而受邀加入凤凰台的电视流浪之旅，以及凤凰台老板刘长乐、陈鲁豫、窦文涛等同事的趣闻逸事。以感人的笔触、真挚的情意记述了与家人的生活点滴。另有她对时尚与美食的解读。沈星在书中还讲述了自己的初恋，并用大量的篇幅谈及现在的情感状态。

像谈恋爱一样想念妈妈

我对我妈很依恋，这是个事实。

小时候，要是我妈不在家，我的枕边就放着她的衣服，闻着她衣服上香香的味道才能安心睡着。那时候，经常思考一个无比沉重的问题：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都不在了，我还要不要活？就像看革命战争电影，我也无数次假想，如果我被敌人捕获了，到底是招还是从就义一样，自然答案每次不同，小小的我于是很困扰。

我对我妈依赖并不是我妈对我溺爱，她在管教方面很严格。我们家是反过来的，我爸溺爱我，我对他则恃宠而骄。那时我常要求我爸这样那样，我爸小声抱怨：“有本事你去跟你妈说啊。”我自然不会去走我妈那儿碰钉子，我撞撞我爸去。现在想来，对我爸好像有点不公平喔。

直至大学去外地念书，暑假回来，我的假期生活在我妈看来极度“萎靡不振”——表现为每天睡觉不愿起床，看电视，不学习……这种状态被妈妈概括为“生活态度不积极”，多么大的帽子。我妈说我时我居然敢顶了一句：“积极又不能当饭吃。”因为这句话，我妈一怒之下又说了两个小时：“你说什么？积极不能当饭吃？你知道吗，这态度就是你最大的问题！”现在想来后悔啊，我怎么能跟我妈顶嘴呢？

大学毕业后，妈妈尺度放宽很多。

当然偶尔也会爆发一下。就算现在，我妈还常看我不顺眼，但我也找到应付她的招数，也算是在革命中成长。

比如前些时在香港，周五晚上1点钟我还在看小说没睡觉，妈妈就从她屋里走出来，提醒我“很晚了”，我说明天不上班。我妈站了一会儿，见我没动静，便直接让我关灯睡觉，我说一会儿再关。马上我妈的严厉劲儿就上来了：

“你必须现在立刻马上就关灯。”

“你别老强迫我。”我胆大包天地说。

“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！”这是我妈最喜欢说的一句话。

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你吃不好好吃，睡不好好睡，不按时起床不按时睡觉不按时吃饭，总之就是很不像样……”

我还顶嘴：“我又没有交损友，又不是夜不归宿，也没有喝酒抽烟，你干吗老说我。”完了，我妈一定把我说的这些当成我潜意识里很想做的事。

“少废话，现在就把灯给我关了。”

“我现在可不想半夜三更出去住酒店。”我还来劲了。

“你还敢威胁我？你以为我怕你威胁？你出去住！”

于是我改变对策，合上书，打开床头柜抽屉找安眠药。“医生说失眠的时候不能硬睡，要分散注意力，看看书看看电视听听音乐之类的，调整调整就睡着了。我刚想睡你就来了，我得吃点儿安眠药了。”我低头去拿药，再抬头，耶，妈妈消失了。

就是这样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原则就是大事小事跟我妈不能较劲。

关灯事件后不久，一天，趁我妈高兴，我开始总结自己。我先是列举一堆最近做的好人好事，比如带全家老小去旅游啦，比如过年回家做年夜饭啦，又给家里的谁谁买啥啥诸如如此的。最后我



沈星 著

说：“妈你看，我又没有什么应酬，每天下班就回家，没有任何不良习惯让你担心，还孝顺。真是还挺不容易的喔。”我夸起自己来脸都不红一下。

我妈也说：“对呀，别人都说我们家闺女不错。”

“所以，你别老说我。”我趁热打铁。我妈想了想，也有点过意不去的样子。

接下来，我开始继续开放我妈的思想。

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里在放世界各地的刺青文化，我问我妈：“能接受不？”

我妈的头像得像波浪鼓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。”我口气轻松温和，企图灌输给给我妈，不是所有有刺青的人都是坏人这观点。

我妈审视地看着我，她并没有听我在说什么，她只是在判断我是否真的想去刺青。

我还在继续说，举各种例子：“其实我们不能凭一件表面的事去判断整个人，完全肯定他或完全否定他，人家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人家自己的事，只要不影响到别人就好。比如谁推谁什么，比如谁准和谁准住在一起，都是他们自己的事。”我说得兴起，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妈的表情越来越严肃，越来越紧张。

我妈打断我：“哟，那可不行，咱可不能那样。”

我才发现我说偏了，我妈当真了，已经开始往我身上联想。我随即收口：“我就是说说，当然咱不能那样。”

我妈在之后的日子里观察了我好久，觉得我并没有“那样”才释然。

当然我也明白，要我妈接受我的观点还不如对付她简单。

我妈只对她觉得重要的事儿认真，比如品质啦、人格啦、学习成绩啦、工作表现啦之类。除此之外的其他事她常常糊弄我。